出人心底裏的眞境。」這就是她的風格吧！（林煥彰）

重提

重提本名施卓人，民國十年九月生，浙江嵊縣人；浙江省立湘湖師範肄業，中央軍校十五期政治科畢業。曾任軍中政工、黨務，中、小學教師，西康寧遠日報編輯、記者。現任臺北福音報編輯。十七歲開始寫作。

重提女士是一位虔誠基督徒作家，她一點也不掩飾的在作品中表現着濃厚的福音信息，也一點不害怕讀者會因宗教的成份而厭惡她的作品；她的寫作態度是可愛的，她的筆調也是坦誠的。

和大多數作家一樣，重提小時候就喜愛文學。十二、三歲時，她就廢寢忘食地讀盡了家中所有線裝書，包括她母親認爲女孩不該看的古典名著「水滸」、「岳傳」、「封神榜」、「三國演義」等。到了十五、六歲，她的心裏就充滿了新的思潮，從五四以後新興作家的作品中吸取了許多新的思想，恨不得蛻變成一個男子；於是，她接受導師爲她所取的男性化的名字——卓人，而放棄原爲一個聰慧女孩所擁有的（采絹）小名。

重提從小孱弱多病又羞怯，但八年艱苦抗戰及熾熱的愛國精神，把她鍛鍊成一個堅強的新女性。十七歲投筆從戎後，她曾嘗盡千辛萬苦，跑遍了大半個中國，和當時每一位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一樣，參加獻身救國的神聖的抗戰工作。她的第一篇作文就在這個時候，被她老師投向長沙日報副刊發表，而成爲她寫作的開始。現在，她除了用重提這個筆名外，還以千里、竹冷、靈泉等名寫作傳頌聖靈的文章，如此，她曾放棄有稿酬的寫

作路線，單單爲傳揚福音而寫作。她說：「我寫自己的見證，也寫更多的別人的見證。凡是令我感動的經歷或信息，我都要寫下來，嘉勉自己，分享別人。」又說：「感謝讚美主，祂實在是悅納了我的奉獻，更把祂無盡的能力和智慧充滿我，當我在爲闡揚神的慈愛而執筆時，我所需要的文辭，如同奔流的活泉，源源不斷的從心底湧向筆尖。」信仰就是力量，作家要有他的愛和信仰；這就是她寫作的信念和動力。

目前，她除了編輯「福音報」，固定要奉獻爲它寫稿外，還長期爲「基督論壇」、「活水」、「眞理」等教會刋物義務供稿，可以說眞正做到了爲傳揚福音而寫作的一個眞理的筆兵。

重提最喜歡散文，但小品文、小說、論說、新聞報導及特寫等文體，她樣樣都寫。她說：「寫作是一項神聖的工作，可以把心中的理想——眞、善、美的人生，藉着作品灌輸給讀者，以收潛移默化之效。我表達的中心思想是——人性是可以改善的，只要他肯接受『信心、愛心、希望』的信仰。」誠然，她的每一本書都這樣赤誠地表現着愛的引力，如國家、民族、夫婦、朋友、社會等等之愛，充份流露了一個女性作家的母性的光輝。

她的作品還有一個特色，幾乎每一本都帶有自傳性，而以「長夜」、「塵露」等書爲代表。「塵露」就是一本自傳小說，詳述她自出生到寫這本書爲止，四十餘年來歷經坎坷的人生道路，全書充滿着血、淚、愛和歡樂，眞是一本血與淚寫成的書。雖說這本書是她個人的自傳小說，却也活生生的反映了抗戰八年中，全國同胞艱苦奮鬪的一面；是鐵血的見證，抹殺不掉的一頁歷史。

重提是一位軍眷，她有一個美好的家；她先生是政工幹校的教授、她兒子也畢業於該校政治系，又加上他們多年來一直住在復興崗，以及她的賢慧、寬厚待人，文友們都暱稱她爲「復興崗的母親」，這美譽，她是當之無愧的。她認爲維持家庭幸福的不二法門，只有「忍耐」兩字。她說：「我奉行的信條是『忍耐、仁慈、寬容，不計算人的惡』。」這是十足的一個虔誠基督徒的胸懷，在這苦難的時代，我們更需要這樣的作家。

重提寫作已有三十餘年，迄今她依然覺得在家務之餘，犧牲任何娛樂執筆，完成一個篇章，便覺喜樂無窮

，如完成一個數十萬字的長篇，就有如釋重負，死而無憾之感。今年，她出版一本散文集「一盆喜悅」，另外還有「雲彩」和一個短篇小說集也將在最近出版，可見她的筆，是越寫越健的，充滿了信心。（林煥彰）

陳秀喜

陳秀喜，臺灣新竹市人，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生。日據時代新竹女子公學校畢業，曾任新竹市新興國民學校日語講習所講師，東京からたち短歌社同人。現爲臺北歌壇、臺北俳句會等同人，並任笠詩刊社同人兼社長，及秀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。民國五十六年才開始寫作。

在省籍「跨越語言一代」的作家中，女性詩人只有兩位，陳秀喜是其中之一，另一位是杜潘芳格；她們都屬於「笠詩刊社」的同人，年齡也相彷，但以陳女士較活躍，而且實際積極地參與詩的活動，並擔當笠詩刊社社長、中國新詩學會常務理事，是現代詩與家庭主婦間重要橋樑。很多中年一代家庭主婦就因爲她的介紹，而開始閱讀現代詩、訂閱現代詩刊、購買現代詩集。她熱心於現代詩的推展，是不計較得失的；爲了推介一份詩刊、詩集，她所付出的代價，往往比接受訂閱一份詩刊所獲得的訂費還高。這種類似傳道的犧牲精神，從她一開始寫作，就不顧一切的付出了；和她喜愛詩一樣，這完全是爲了興趣。

陳女士有這種精神和興趣，童年生活對她有很大的影響。她說：「我是最幸福的養女。生父陳買，熱愛祖國文化，寫漢詩，愛讀古書。我是最小的四女，出生一個月又三天，送給陳金來爲養女。養父母生了三個兒子都夭折，視我如親生。父親經營印刷廠，他很疼我，爲了我僅受日文小學教育，特請女家庭教師教我。我從小